

浮生此刻

你是我的姐们儿

■程华



倩,是我姐们儿。

在这闹哄哄的世上,许多人自诩朋友遍天下,其实所谓的“朋友”多半只是熟人,甚至连熟人都算不上,不过是些酒肉朋友罢了。在我看来,比真正的朋友关系级别更高的,当是“哥姐们儿”“姐们儿”。那是真正欣赏你包容你,任何时候都无条件挺你那种,哪怕深更半夜你哭哭啼啼打电话吵得对方炸裂,对方气急败坏骂骂咧咧但还是风驰电掣地出现在你面前。

倩,就属于这种。

初入职场,我和倩在一个单位,门对门。都说职场友情是奢侈品,我俩是例外。活泼、蠢萌、缺心眼,脾性相投的我俩,彼此见证了彼此的成长、成熟、欢欣与磨难。她虽小我几个月,但却如姐们般极包容任性的我。多年来我俩友情固若金汤,以致同事总在见到我们当中的一个时总问:“咦,还有一个呢?”

那时的倩,个子不高属于微胖一族,面如满月肤若凝脂,眼睛大大的嘴巴小小的,一头黑瀑似的长卷发散在腰间,像个珠圆玉润的洋娃娃。20岁出头时,倩有了男友,一样的婴儿肥,一样的卷发,两人腻歪地走在街头,看去像一对兄妹。

某天,小倩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斗气,倩躲集体宿舍对我哭诉个不停。我一口气跑到办公楼拿起走廊里的电话便给“卷毛”打电话,吓得“卷毛”连忙赶来赔罪,直到哄得倩破涕为笑我才云开雾散。

8年后,我调至市里,与倩见面次数少了,然而浓情未淡,反而慢慢拓展到我俩的父母以及后来的丈夫以及儿女。

11年前,我母亲病重住院。酷暑天,倩不顾工作繁忙,顶着大太阳一次次赶来探望她,也安慰我。8月,母亲的病已无力回天。是夜,濒临崩溃的我在倩的家里边哭边喝酒,我想醉过去。她默默陪我,看我喝,自己也喝,偶尔过来,轻轻拍拍我的背。知我如她,洞悉我全部秉性,明白此刻哪怕任我醉去,也胜过“注意身体不要喝酒”的空洞劝告。

那晚,那么绝望,如堕深井。而今回想,竟如此留恋背上那掌心传来的温度——痛苦得近乎撕裂时,有人舍得花时间这样静静陪你,任你痛哭任你絮叨些不着边际的话,没有丝毫厌烦。

每年,我们都记着对方生日,却只能将礼物交给

快递。我们真的没精力去穿越那段说远不远的距离,更无暇去不慌不忙地吃上一顿饭,喝上一杯茶。

只需一个电话,无需更多寒暄,我们就可敲定一件在别人看来需要许多铺垫才能渐入主题的“重大”事项,多年来一直如此。到现在,我和倩许多生活上的嗜好依然相仿:开外型粗犷的越野车,背容量大得能塞下半打卷筒纸的包,貌似矜持但惹急了可能面目狰狞地蹦出几句粗话。

春节,儿子和他爸爸出游,而我要上班。不过,下班有机会见见倩了。大年初三的夜晚,很冷。倩的女儿快读大学了,有自己的事。我们把车停在车库里,在街上寻半天寻着了一家没关张的老火锅。

又是许久未见了。对面的倩,淡妆难掩疲惫之色,昔日凝脂般的脸颊已隐约盘踞少许斑点。袅袅烟气中,她眼里沧桑竟如水纹般一圈圈扩散。工作的累、生活的累,交互作用于她的世界,尤其这两年职场压力大得几乎超过承载能力,让兼容性比我更强的她步履维艰。不能常见面,电话里总是诉说很多,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哭起来。各自的心酸委屈,彼此都了然于心。此刻,只想静静地喝一杯酒。沉默良久,倩忽然举杯碰碰我的杯子,低声说:“你有时的心情,就是我此时的心情。你曾有过的困惑,就是我现在的困惑。喝酒。”

我有些明白,但不打算细问。问了也是痛,或许会更痛。这个年龄段的女人,有些苦累是相似的,有些悲凉是共同的,有些无奈是互通的。

有名人说:“真正的友谊,是一株成长缓慢的植物。”还有人说:“友谊是一棵可以庇荫的树。”是的,年少时,我们一起种下了这棵树苗,流年似水,它已在彼此心里根深叶茂,长成一棵能为对方最大限度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。

我们是姐们儿。倾听,是责任,更是表达情谊的方式。陪你坐,听你说,陪你哭,并非为相互拉扯感染沉陷更深,而是想帮对方倒掉苦水抖落压力,再扶着推着她重回现实,去直面未来未知的生活。倩,让我静静地听你说,就像那年,你静静地陪我落泪,听我诉说。当然,我们也可以什么都不说,就让情谊在静默中流淌、传递,滋润温暖彼此的心。

又一杯下去。我,还有倩,抬眼瞅瞅对方,微笑中都泪光盈盈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公安局)



肖展的家

■刘泽安

6

“钦娃儿,你们去过镇上吗?”老爸不好直接挑明,只好循循善诱。

“老爸,你想问什么?直接问就是了。”哥哥也不遮遮掩掩,一句话给老爸冲过去。

“好,钦娃儿,我想问一问,你们两口子去没去镇上?”

“去过镇上,几乎天天都去。”

“去干些什么事?你们未必也像他们一样去离了吗?”

肖展愈听愈糊涂,村庄里离婚的人不少,但他没有想过,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家里。

“老爸、妈妈,我们已经分了家,我们的事你们少管,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“那意思是说你们已经离了?”

“实话实说,老爸,村庄里谁人不知道,离婚可以多一个户头,拆迁补偿安置都要高一些?这不是白白捡的吗?”

“你们…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?一个婚姻,怎么说离就离呢?怎么可以当儿戏?”

“那有什么!我们又不是真离,村庄里的人都不该离婚吗?婚姻法都规定结婚自由、离婚自由。”

“你们啊,眼睛里只盯住那几个补偿安置费,把婚姻当游戏,今后出了事才知道伤心。”

“我们不管那么多,老爸,先管眼前的事再说,走一步算一步。”

糊里糊涂的肖展听清楚了,是哥哥两口子离了婚,离婚是为了多得补偿安置费。

“老爸,我劝你和妈妈也离吧,离了多一个户头。”哥哥说。

“你们想得出来。我们几十年夫妻就抵不住那几个钱?再是为了钱,也不干这种事情。”

“你们死讲究,穷讲究,别人家不是这样子吗?他们敢离,你们为什么不敢离?”

“我不管别人家怎么做。我和你老妈是不会这样做的,管不了别人,管好自己总可以。”

妈妈在一旁倒是听清楚了,儿子和儿媳妇离了婚,不再是一家人,今后一个屋檐下怎么生活呢?

妈妈把儿子肖钦拉到一边:“儿子,你们今后怎么办呢?为了你的婚事,我们花了好多钱,从看人开亲到娶进家门,你老爸和我都是按照乡村的礼数办的,你们怎么就不管礼数呢?”

儿子愣了一下:“妈,那些礼数没有用,离了也是两口子,跟以前一样生活,我们是假离婚。”

“假离婚,哥,你们到镇上办了手续,怎么可能是假离婚呢?”肖展提醒哥哥。“那张纸是真的,手续也是真的,可我们两个把它看成是假的,不就行了。”

这个时候的肖钦已经听不进谁的话了,一心想的就是那补偿安置费。一个家变成了三个家,肖展、老爸、妈妈是一家,三口人,住在房屋二楼,屋顶上有一面五星红旗,一楼是两个家,一家是哥哥肖钦,另一家是肖展原来的嫂嫂,从法律意义上讲已经不是肖展的嫂嫂,是一个陌路人,住在他们的老房子一楼里。

后来,凤凰村征地补偿工作的一些异常现象引起了镇政府、县政府的重视,上面派出了联合调查组来村里调查。

肖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,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那些装修的铝合金门窗,只按成本价赔偿,肖钦心里很不乐意。哥哥又和老爸争吵了一场。肖展在屋顶的五星红旗下,握住旗杆,为什么老爸会在村庄即将消逝的时光里,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执着地举行升旗仪式呢?想不通。

凤凰村的土地征用了,接下来就是拆迁房屋。拆迁房屋的事情要复杂得多,现在村里结婚、离婚的怪事一起接着一起,肖展看不懂,连他的老爸、妈妈都看不懂。好在一点,这段时间结婚的人都不兴办酒送礼,也没有坐轿子抬花轿,免了好多仪式,领个结婚证,让村子里的人晓得就行。(下期待续)



马背书写草原史诗

——写在甘肃甘南州玛曲县科协马背上的科普队出征之际

■郭成钰

马背把草原从远古驮到了今天
马背是草原民族的骄傲
马背是冬雪化流河的见证!
草原上的儿女啊
无时无刻不追忆那圆圆的脊梁
用每一根被马鞍压平的马鬃

去书写草原上的一切!
如今是新时代
草原儿女要用自己熟悉的马背
去续写这更蓝的天
更绿的草原
去领顿飞起的雄鹰

去追赶这碧水蓝天间的白云
用科学精神去武装新时代的草原儿女
让草原绿装更加雄姿
让草原生物更显知力!
(作者系甘肃省科协普及部部长)